

编者按

高尔基说: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

苏霍姆林斯基说:“把每个学生都领进书籍世界,培养对书的酷爱,……这些都取决于教师,取决于书籍在教师本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何种地位。”

读书,是学生的事业,也是老师的事业,更是我们每个人毕生的事业。

在教师节到来之际,本期选发三篇与书有关的故事,让我们一起读书,一起怡情、博彩、长才。

吉庆街的鸭脖

黄颖

因为一本书,一段话,一个人而爱上一座城市的话我深信不疑。

在三伏天前往武汉,抗“旱”的勇气是需要的,但十多年前池莉的小说《生活秀》却让我对吉庆街的鸭脖念念不忘,想去寻那个漂亮的卖鸭脖的老姑娘。

我们下午到的武汉,果然“热情”非凡,太阳直射头顶,地表热浪从脚底往上涌,无处遁身。吃过晚饭,大家商讨着去哪里逛逛,对于我,吉庆街自是最好的选择。

池莉在《生活秀》中说到,“吉庆街白天不做生意,就跟死的一样。”此时,华灯已上,吉庆街开始热闹起来。

我期待着在吉庆街街头能偶遇卖鸭脖的风情万种老板娘,“在霓虹闪烁,人声鼎沸的吉庆街头,有一个风姿不凡的女子优雅地卖着她的久久鸭脖……”

在一次采访中,池莉说鸭脖子其实是她虚构,在她写《生活秀》之前武汉根本没有鸭脖子。改革开放前几十年,武汉并没有完全与开放接轨,农贸市场根本不见鸡鸭,哪来的鸭脖子。

后来吉庆街开始有卖卤菜的,鸭脖子是摊主收工后的下酒菜,属“非卖品”。

“我虚构了吉庆街的一支小摊,虚构了卤菜鸭脖子,我用想象力将鸭脖子切成一段一段,在小摊上摆放整齐。”

因为她的虚构,鸭脖子成为武汉的一道特色小吃,风靡全国。

来武汉的人总要去吃吃鸭脖子,而离开武汉的人总会想着故乡的鸭脖,鸭脖已成为武汉人乡愁的一部分,这就是文学的魅力。

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食物心驰神往,吃的其实不是食物,而是文学。

这个晚上没有寻到漂亮老板娘,但后来鸭脖终是吃上了。肉厚骨酥,酱香浓郁,骨头用力嚼嚼甚至可以吞进肚里。

更奇特的是,脖子的骨髓竟然还可以吸出,啃骨头的精髓自然是骨头里的骨髓了,喜欢啃骨头属于梁左说的“肚子饱了嘴巴没吃饱”。王朔在回忆梁左时说到,梁左很喜欢吃老母鸡,桌上的人吃一轮后,他把整个炖老母鸡的砂锅端到眼前,摘下眼镜,把汤里剩下的鸡骨头一个个放到嘴里再吃一遍。

啃鸭脖子完全靠着舌头和牙齿的功力,先把外层肉吃光,骨头刚好可以放进嘴里,此时就要看舌头的灵活性了。舌头和牙齿齐上阵,左咬边嗦把骨头缝的肉剔出。然后舌头顶住骨头,免得他在嘴巴里到处游走。气走丹田,然后用力一吸,一小条骨髓完整吸出。

骨头酥得很,连脖子节与节之间薄薄的脆骨都可以悉数剔下,最后把骨头嚼烂,把骨头里的汁液吸出,此时就真的只剩骨头渣了,一点没有浪费。

吃鸭脖子是吃不饱的,嘴巴酸了肚子里还没二两肉,是周作人说的“不求解渴的酒,不求饱的点心”。

而吉庆街的另一风景线就是连排的大排档。池莉说,吉庆街有三大魅力,之一是热油爆炒各种重口味家常菜肴,之二是价廉物美,之三是文艺复古风,开个玩笑,逗个乐子,赚点小钱,大家娱乐共享,高度自由发挥,各得其所,好生爽快。

去的或许有点早了,排档里人不多,街上还未真的热闹起来,偶见抱着吉他等着主顾点唱的。可以想象,这街上三教九流,八方来客,说书杂耍汇聚在此演绎着吉庆街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夜晚。

有酒有肉,有故事的日子就是好日子。

向高铁建设者致敬

张湘平

高铁女测量工程师

不让须眉踏野荒,流云剪取作裙裳。
标高测准飞沟涧,中线悬穿入岭冈。
风雪相侵如凛冽,月星为伴守清香。
纵横高铁青春换,闭塞山区引凤凰。

平地机

巨刃风轮巧架轻,气吞如虎扫长程。
前塘十里碾车垫,后壑三丘钻孔轰。
烈日艰辛凭汗洗,寒霜滞阻不心惊。
五丁广筑通天路,何惧民间有不平!

铁路隧道老炮工

深忆曾经发少狂,一挥左手帽弹霜。
披登百尺高程准,洞走千寻转向洋。
锤落岩飞穿地府,号吹炮吼送残阳。
今迎四臂无人钻,喜让新人守后方。



施崇伟

和永清相约在一个很浓重的夜晚。小城外面的鼎山被夜色遮掩之后根本看不出钟鼎之形。但那座小山曾有过我们年轻时的足迹,我们都熟知它的方位和形迹。

小山已改建成了公园,添了路灯。昏暗的光线,适合谈情说爱,这是两个男人相约的地点。很黑的夜色里,没有茶座,也没有音乐来唤起情愫。我们看不清彼此面容,也看不清是不是有了皱纹与白发,相握着还是熟悉的手。之后,便不约而同地选定漫步前往更黑的山头。记忆里,初夏时,那里有一片麦田可以守望。

能感觉进入了麦田的深处,大地堆积出更厚的黑色。黑色出奇的安静,静得能听到鸟鸣。看不见黑夜里鸟的颜色,永清眸子中的光亮,和从前一样清晰的底色,再黑的夜晚都挡不住。

黄祥辉

人与人的故事,有时空

的限制;人与书的故事,却跨越时空,长存于精神世界,融入人的意识,塑造人的价值观念。一本好书,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习惯和性格,更是人的命运轨迹。

前段时间我习惯性地逛书店,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来回翻阅,想寻找一下绘画类书籍,忽然发现一本四尺对开的线状书,我惊喜地从书架上抽出来一看:《<图像中国建筑史>手绘图》,不由在心里道一句:久违了,老朋友。

记忆瞬间回到遥远的2002年,我还在老家农村读小学,那时候获取知识的渠道非常有限,课余时间逛学校旁新华书店,从书籍里了解外面的世界,是我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。

那天我像往常一样,在书堆里翻找中意的,无意间看到1991年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,昏黄古老的纸页上,却是各种精确细致的建筑图形,以及用繁体字印着的详细说明,那一刻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在这之前,我眼里的世界是纷繁杂乱的线条和无序而混乱的颜色,我从没想过线条可以如此严谨而优美,似乎我的思维也随着这些图形

马克

电工老李是复员兵
干活像打仗,像当年
边境作战时
迎着枪林弹雨,冲锋

我扔掉墨水瓶制作的
煤油灯

是乡村电工老李
给我送的,光明

那时,老李在我的心目中
很是威风

他屁股后面
牛皮制作的工具箱

诱惑着我
让我,暗暗发誓

将来长大了
一定要当个乡村电工

每天,老李爬上爬下
就有了乡村夜里,街头上

一盏盏明亮的路灯
电工老李抽烟很凶

尤其是,从电杆上下来后
他能坐在地上

欧阳

无意间发现一些影院有了午夜场,以前似乎没有,记得一年前专门探查过,住家附近的多家门店都没让我如意。可能是发展夜经济的成果吧?不知道,反正这事儿给我的愉悦仓库加了点料。

接下来的日子,当然是一个人半夜独自去捧场,有一回还体验了一下“包场”:偌大的放映厅里就俺一个人。

周日零点时分又去影院消磨了两个小时,人再回到大街上时已经过了两点,白天喧闹的城市安静地让人惬意滋生,那就散步好了。

一路上车稀,夜行人则没有,不过人影儿还是有的,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街角,一位和我一样有志于振兴夜经济的大婶正在收拾她的小吃车。

“这么晚了还有客人啊?”我环视一圈后小心地问。

“没有,这不收拾东西准备走嘛。”她没抬头,继续着回撤的准备工作,想必远远地就扫描过趋近的我了,没把我归类到食客的队伍。

穿过路口,又行了一段路,再次在马路边看见了人,是几个守着电动车的男人,看着边上24小时的汉堡铺子,我想到了送外卖的,一问,结果都是代驾。

“都没人,还有活儿吗?”我有点疑惑。

老师、书与我的故事

校园里的守望者

永清是我三十多年前师范校的同学,二十多年前朝夕相处的同事。至今,他像一个守望者,仍然没有离开原来的校园。

那年,我刚从乡下调进城,永清是我的同事。因为学校的年轻男教师极少,我俩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他仅比我大两岁,却是学校里的“老资格”,特别是在语文教学上,炉火纯青。刚到这个学校不久,校长说要来听我的课。我那时才教书不久,此前也只教过山里孩子,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教学方法,要面对校长的听课,心里紧张,眼前一抹黑。他得知后,对我的教案进行修改,一个人来听我试教。鼓励我说:“你上课时,就把坐在后排的校长当成我,就没什么怕的了。”果然,我上课时胆子大了,也自如了,课上得不错,得到了夸奖。永清教的方法真的让我心里亮堂了。

城里文化生活比乡下多。工作之余,我一度沉

迷于看录像,约人喝酒,有时还玩麻将。有天,刚发了工资,便约永清一道下馆子。放学后,我们骑着自行车出了校门,他在前面,我跟在后面。他却把我引到了新华书店——这个地方已经久违了。他买了一本《白鹿原》,然后要我另外也买一本书《废都》。并和我约定,以后我们发了工资就一人买一本书,然后交换着看。一个月看两本书,要成为我们的任务。受他的影响,我也成为爱读书的人。为了完成这两本的阅读任务,我放弃喝酒与麻将,有书相伴的夜晚,也不觉得黑暗。

1997年,我遭受了家庭生活与岗位调离的双重厄运的打击,瞬间犹如涉入无边的黑夜。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,莫名的惆怅像尖刀把身心割裂得遍体鳞伤的疼痛。一阵敲门声划破了沉寂的夜幕。打开门,永清推着自行车站在门口。随着他的进门,我嗅到了卤菜与酒的香味。两兄弟的小酒酣畅慢

久违了,老朋友

而变得清晰简明,仿佛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从此我与这本书结下了不解之缘,被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,我开始坚持规范自己的字体,一改过去潦草的字迹,即使作业写得慢也尽量规范整洁;养成整理学习资料和个人物品的习惯,不再随意堆放,生活中尽量保持干净整洁;开始自学素描,用白纸蒙住书中山西大同县善化寺大雄宝殿这一页进行反复摹写,以至于两年后这一页碎掉了。但我的素描水平却进步很快,之后很多年我坚持练习素描,到现在学习国画并稍得兴趣,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打下的底子。这本书严谨和优美的内在神韵,精简而高效的专业水准,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急躁的性格和散漫的习惯。

随着岁序渐长,高中在读的我通过网络逐渐了解这部书艰难的成书经历。梁思成先生等人自1937年起,先后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,测绘和拍摄两千多件唐、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代留下的古建筑遗物,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、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和善化寺等等。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辛苦踏勘,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,梁先生等人用人工控制墨水量的鸭舌笔和墨线等简陋的制图工具,绘制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建筑图纸,既秉承了西方建筑制图方法和古典主义美学精神,又创造性地融入中国传统工笔和白描的技巧,更好地呈现了中国古建筑的独特美感,留

下了大量准确而精美的图纸,为创作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,也为我们今天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古迹资料。其后宝贵的资料几经波折,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重见天日,终于刊印,可见其成书之难,得来不易。

那时候我正处在学习的瓶颈时期,成绩一直上不去,心情迷茫,苦闷之下浏览网络以舒缓压力,却在偶然间了解了这部书的艰难历程。我被梁思成先生这种踏实勤勉、艰苦努力的精神所感染,发自内心的认同这种苦修之道,鼓起勇气坚持每天向老师请教一个自己不懂的问题。。在简陋的条件下埋头苦读,寒冬腊月仍然坚持每天6点起床自习,晚上洗冷水澡磨练意志,终于顺利考上大学。

如今我已到而立,回想过往经历,深知得来不易四字的真义。这部书艰难的成书经历、认真刻苦的专业素质、准确精美的图形都强烈感染着我,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我,其严谨而优美的风格促使我养成规范整洁、简明细致的习惯,其勤勉而扎实的作风指引我养成艰苦奋斗的精神。

此刻,我手中所持2017年新



漫画赵春青

金色的谷穗
游走在大地上
他们充满幸福
为劳作的人们送去光明
让村头打谷场上的
脱粒机引擎轰鸣

冬天,寒流铺天盖地
他们便艰难地跋涉在
深一脚浅一脚的雪地里
爬上30米高的铁塔
耳畔,是寒风的尖叫与战栗
爬下铁塔,手机
铃声响起
是妻子祝你生日快乐的彩铃
还有,3岁儿子稚嫩的
祝福话语

人在他乡
打工文学精英 ⑦

它大概也会做梦吧?那些个酒吧的身影,也许就是城市睡梦中还没有入眠的神经细胞。

深夜的电影观赏和白天没啥不一样,星光下的畅饮和阳光里的小酌人的心绪不一样吧?城市呢?据说人不能在喧嚣和骚动中捕获意义,即便它有意义,城市也是这样吧?可在安静的夜里,城市那些醒来以后或许还记得的梦会有意义吗?不知道那个孤身酒吧的姑娘会不会有孤独的感觉,城市会不会也有寂寞的意念呢?寂寞是永远的,也许会有吧,除非它是个废都,根本体会不到寂寞就长在自己私有的田地里。

胡思乱想了。不过我相信城市是可以有灵魂的,或者说,是心智,它会开心,也会感到落寞,即使是在梦里,它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夜半酒吧——顶多也就是活跃神经集合里尘埃一样的梦影,但仍会像人一样,无意识地,悄悄地把眼泪从眼睛里拿出来,然后轻轻地,难以察觉地将它放在眼角边上,给深沉的睡眠,给无意识的时光,留下点滴痕迹,或者是欣喜,或者是哀伤,让这些已经没办法重现的、隐隐的场景,无声无息地存储进自己(城市)的记忆里。

陋室观复

午夜梦幻

“有呐。”一人转动头指了指方向,同时回答说。

顺着方向所示,我想起来这组商业楼群内部还有一楼宇包裹着的街道,里面有10多家店,或餐饮或酒吧,买卖火的时候来过一两,生意不好的日子也在这条街上溜过弯儿。整理着昔日的记忆,我转身走了过去。

还真有人活动着,一些人在收拾铺子准备歇息,另外一些人正盯着酒瓶子说话。看得出来兴旺的时段刚刚过去,只剩下一些零散的桌子还围坐着人。

我一下冒出了坐一坐的念想,于是身体就移动到了一家洋式招牌的店。刚在店门外的椅子上坐下,服务员就从门里出来了,问需要什么。可以不要吗?可以。然后她转身进店去了。

点上烟,在昏暗的灯光中,那些看起来喧闹的饮酒客似乎都轻声细语,远的不说,就是和我同店隔着两张桌子的四个人在说什么,我也偷听不到。酒吧怎么变得这么安静了?

这些夜半还兴奋着的人貌似年纪都不老,男多

女少,有男女混合的,也有没女士的,大约是大晚的原因,没有清一色女人扎堆的组合……

一圈窥探快结束时,我看到了右边近处的桌子边坐着一个孤身的,应该是年轻的姑娘,她拨弄着手机,然后放下,然后又拿起,不知道是在等人还是自己醉酒——桌子上有两个杯子,一个已经空了,看起来像是鸡尾酒,人似有些忧伤,又或者是惆怅。

想到俺也是一个人,于是过去凑堆儿的欲求一闪念,兴许还能顺道问问这个奇怪(半夜三更一个孤影女人我觉得奇怪)的美女想啥,以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。然而,伴生的念头却是担心人家误会,毕竟俺是个大白天的,也舍不得花钱的超级油腻老头子,这夜半三更的,竟然一个人在酒吧晃,显然会被视为不正经的角色。而且,如果那位美女要是个上班族的,岂不是没事找事。

算啦,我也别乱想了,还是走人好了。

走出楼群,看着阑珊的水泥钢筋森林,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在深沉的睡眠之中了,呼吸虽然不是那么匀称有节律,但仍旧在未失的夜里安睡着。